

山外有山

—— 李钢音《大歌》序

徐新建

钢音的新作《大歌》：贵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聚焦黔省各地的民俗传承。从黔东侗戏、土家花灯到雅水蜡染、玉屏箫笛，实录实写，白描铺叙，看似不动声色，细读则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此作不但为钢音既有的作品增添风采，且不妨看作为黔省本地献上的山水之歌，一部以山地民俗贯穿的新本“人物志”与“风物传”。

《大歌》从乡间个案的底层视角出发，书写非遗传承人的生命史，映照藏于深山丘陵的黔地民风，令读者于自然风土的闭塞之中，见到人与环境的关联互动，亦即文化创造的山外之山。

翻开《大歌》，无论是守在黔西的掌坛师、清水江边的芦笙匠，还是世代传承的蜡染人，这些各具特色的传承人就像一座座默默相继的“文化之山”一样，身怀绝技，巍然屹立，与自然映照，与历史并存。在多元中国的交互格局中，这样的景象既朴实普通又堪称奇异。其中蕴含的重要价值，用经典的古语来说，叫做“礼失求诸野”，夸赞为中原礼乐提供原创及资源库藏，而用做比喻和映衬的山间之“野”，不但特指黔省各族的“蛮夷”古风，更指扎根于自然旷野的文明底蕴。

李钢音是在贵州坚持写作的双栖作家，调任高校任教后笔耕不辍，将自己对非遗课题的田野考察与娴熟的文字叙事结合，撰写出夹叙夹议、亦文亦诗的纪实之作。作品借助文学人类学的表述方式，把与之相关的学理思辨藏于人物和命运的述说之间。然而就在这种娓娓道来、亲切可感的叙述中，作者所要揭示的遗产逻辑及其生活底蕴得到了别具一格的呈现。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横跨了从文学到人类学的诸多门类，不但对文学和学术的界定不断拓展，在以“民族志”为底本的写作中也力求手法的突破和创新。与20世纪国际学界“写文化”浪潮的民族志反思遥相呼应，在当代中国也涌现了各式各样的文类与文体探索，从民族志小说到传承人自传，从图像叙事到实物影像直至由村民自拍剪辑的族群或村志纪录片，人类学的写作被激励为“不浪费的人类学”（庄孔韶语），仿佛涌进了被格尔兹肯定的“fiction”时期。此中的fiction，译成汉语既指狭义的“小

说”，亦指广义的“模拟”，或“虚构”“制作”。

不过李钢音的写作还没奔跑得那么远。她的作品仍属纪实，所描绘的内容，都是有案可查的人物事件，也即都实存于真切可感的生活世界。在这意义上，由李钢音概说和刻写的这部《大歌》，仍可归入黔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档案。但她不按惯常的笔法去刻板编目、汇总，而后再通过文献数据进行分析、阐发。与多年前笔者参与推出的“文学人类学笔记丛书”类似，也与李钢音自己另一部更偏于学术阐释的《贵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访谈录》形成呼应，《大歌》的写作选择了文学式的叙事方式，力图让生活自己说话，通过对人物、场景及事件的访谈追忆及在场式深描，呈现出“文化遗产”的日常本貌，也就是力图还原山民们在村寨生活中世代相沿的实践的人类学。以鲜活厚重的叙事为根基，《大歌》的记录又通过象征隐喻的方式，对故事后面的意义哲理做了最精简的揭示。如在刘翠秀英的“八音班”历程做了细致描写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在收尾处写到：“八音坐唱像他们的一个孩子，长大了，总有自己的路途。他们夫妻渐渐老了，可以一边种芒果一边回忆。”如果说这段文字所描绘的仍是乡土“非遗”传承人的日常生活与生命事象，接下来的概括则呈现出作者对此种生活与生命的价值感悟和认知。钢音既设身处境又若即若离地总结说：“在回忆里，他们在这大山大水间唱出的，就是第一首恣意怒放的八音。”

我想，作者在此暗示的是，被记录的“八音坐唱”之所以值得关注，其真正价值不在专业的调研报告或学者书卷里，而是在也只能在大山大水之间。

这样的道理可以说从《大歌》的开篇就做好了铺垫。通过对侗戏掌坛师代代传承的故事阅读，你不但能从中知晓主人公“依然是那个骄傲倔强的侗戏师”，并且能领悟作者首尾贯通的“对故乡与他乡、此岸与彼岸”的哲学美学思辨，赞扬这组散文纯正的文化审美根基。点散气势如虹，又丝丝入扣，可称美文美评珠联璧合。

介绍周之江的《食遇》，他置于案头，称为“此乃用心、用功、精致、剔透、考究之作”他把书中叙述的贵阳百年底层的小吃称作“一幅幅人间烟火图，一卷卷浓烈的书卷气，篇篇贵阳浮世绘”“写实更写世，隐喻在纸背”，真是精准至极，令人叹服。

《贵州屯堡：明代的活化石》一文，他对屯堡文化的探索，精叙事，抽丝剥茧，深入探微，如数家珍。许多场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历史物证，与人十分亲和，虽是文字叙述，却有形象化的效果。无独有偶！惠龙的公子卢勃，也有屯堡文化的专著，父子俩都热衷于此，真是不谋而合。

集子中《柔韧似水沈从文》《萧红那孩提的眼睛》《一个人的倒影》《赤子情怀》，都诠释了惠龙美文的精妙：“写人写心，入木三分”“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谁见幽人独往来》《那晚风吹来清凉》《雪之舞》等都是优美篇章，读后都有感于心，难以忘怀。真是心到、情到、笔到，画龙点睛，警醒世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最后长文《贵州文学的个人叙述》。不管怎么说，惠龙是从个人角度，全面叙述和审视了贵州文学发展的脉络。这是惠龙对贵州文学史的个人独唱，并把乐谱都给大家分享。集子中的其他篇什，同他已发表的美文一样，都是香芹、灵芝，让我们各自去欣赏和品评。惠龙有此成就，是“行万里路，读十年书”，殚精竭虑，挑灯夜战，甘于寂寞，从爬格子到敲打键盘，叩问人生的千辛万苦，勾勒人生的千姿百态，一路磕磕走走。惠龙在《私人记忆》中自述：“青少年时代一是贫穷，二是饥饿。”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创作。他后来不但有了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还有一双如炬的目光，看一切事物有他的独特视角，既能宏观天宇，高瞻远瞩，又能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他这次把书名定为《目送集》，是想告别文学创作和往日作品，这能呢？他虽年过八旬，仍是鹤发童颜，目光如炬，洞见一切，正是晚年出成果的大好时机，所以我把序言标题定为“目光如炬，洞见一切”，与之对应，盼其新作频出！

我很难说没有有其他悲剧被掩盖在了土壤之下，但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鲜艳灼人的“血花”，绝不只是悲剧，而是悲剧之下，小而美的灵魂。因为灵魂的重量，这飘落的雪才格外悲壮、格外柔美。

绽放的高原之花：由“雪”到“血”的壮美

—— 欧阳黔森《血花》的意象探究

夏玉溪

初见《血花》题名之时，不免困惑“血花”是怎么样的一朵花？以血为始，若隐若现地藏起了悲壮的色彩，留下了谜团。“血花”谐音“雪花”，而正是从“雪花”为线，作者欧阳黔森巧妙地串起了文章的核心思想与情感，思索“雪花”的深层意义，跟随文字一步步进入小说情节，便能更深刻地感悟小说背后历史事实的重量。

开篇，小说娓娓道来“雪花”是一朵朵“透明无瑕的小小银伞”，是“红土高原的雪朵儿”，读者颇感“雪花”之柔美，好似也随着这白白的“小精灵”一同“轻盈”“奇妙”“梦幻”，但随着小说主角老杨的登场，笔锋一转，柔美的雪花成了一种焦虑，一种对于寒冷的焦虑。由柔美到寒冷的转换，“雪花”这一意向本身兼具了正面能量和负面影响的力量，它是红土高原的精魂，但也是“无孔不入”的“刺疼”，是阻碍同事们回家的凝冻。

车辆检查、架杆、搭建，甚至连在蓬杆上拴吊绳……老杨为这满天雪花朝南斜飞的恶劣天气做足了准备，但随着他担忧的视线，我们也不由地随着老杨而焦虑起来；地质队的兄弟们能否顺利地回家过年？遗憾的是，老天不待人，他不在意地质队的成员

们是否超额完成了任务，也不在意地质队成员们归心似箭的心情，北风呼啸，雪落在了回家的路。尽管罗老三、小王等队员都不服从就地驻扎过年的命令，分队长为为了全队的安全不得不强制让队员们留在了深山，自己去后山买猪，老杨是艺高人胆大，在小杨和老张都不敢开车的当头，仍然思索着翻过最危险的老岭山的可能性。老杨的烟头一个个掉下，“雪”成为左右队员归家的阻碍因素，但其蕴藏的危险始终处于摇摆的状态，只要能够翻过老岭山，一切都能成功……而翻过老岭山也并非绝不可能，只要前面没有车过……作者为读者留下了生存的希望，“雪”并非代表绝望，而仅仅是一种危险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潜在可能性的存在，“雪”的柔美并未完全消解，“雪”仅仅是“雪”，而未到“血”。

某种意义上而言，“老杨他们踏上了归途”实际是小说的结尾，接下来的不过是诗歌与作者声音进入文本的插叙，也正是这归途的戛然而止，预示了老杨生命的消逝，《血花》一词跃然在诗歌的标题位置，“雪”的柔美随着悲剧的发生，在这一刻也戛然而止，完成了“血”的转换。

“血花”是什么？是开在雪里鲜艳灼人的老杨的生命。

血花鲜艳灼人，老杨孤零地躺在这路上，仅留下了记事碑一块。老杨的去世令人怆然泪下，被血花灼痛的不仅是老队员们，还有身同感受的读者们。然而，冠之以“花”名的“血”，不完全遗留的是悲剧。这又以诗歌本身具有的文体特征息息相关，诗歌是高度凝练的形象语言，它并没有止步于故事的意义，正是诗歌意蕴的回味使得“血花”再度完成了从悲剧到壮美的转换。

仔细思索起来，小说暗藏了另一条对于雪花的叙述。雪花是“小小银伞”，刹那间便能遍布红土高原的每个角落。寒冬之际，除了雪花的印记，荒凉的高原之上还有着什么呢？答案呼之欲出，开篇朵朵美丽、轻盈的雪花，不是引着老杨生命走向终结的罪魁祸首，而是那在荒凉之地的地质队成员的常年付出和辛劳；是在洪水来临之际，搬运物资起来胜利职工的当地人老李，“搬起岩心箱飞驰，来回几次不知劳苦”；是尽管管家里清贫仍然要给老杨一窝蛋的热情；是各队都不要的由妇女组成的“三八钜工班”，她们干起活来不逊色于男性……雪花，

为朴素的生命而歌

—— 读代廷晴《树上的姑娘》

陈英

很久没有读到过让我这般感动的散文，中学时代的老师告诉我们，散文“形散而神不散”，在代廷晴的文字中，这条陈规再次得到体现。代廷晴《树上的姑娘》的文字充满了生活的诗意，也铺张着人间烟火气，她写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写记忆中的乡村旧事、写亲朋零落渐行渐远……与其说这是一本散文集，不如说这是一本散文诗——她的文字浸润在诗意之中，为读者塑造出澄澈的意境。

在代廷晴的笔下，那些尘封的记忆快活地苏醒过来。她的乡村是诗意的，渐已逝去的潘家山、田家沟在她的笔下复活，蜿蜒的小路、清冽的月光、屋顶上的袅袅炊烟都在她的笔下浮现。土地对人们永远重要，它承载着“土生土长”的人们所有的乡愁。费孝通先生说：“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乡村对于每一个在乡村生长的人而言，正是这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

代廷晴的文字中处处可见出对乡土生活的眷恋，她热爱那些生动活泼的人物、草木、鸟兽，对一切怀着深挚的感情，她笔下的乡村，每个季节、每件小事、每个普通人都泛有光泽。

她一定是个情感丰满的人，一声鸟鸣、一缕月光、一枝向日葵，都能引出她的无尽思绪。她怀着怜悯的心情写《田家沟》亲朋零落，“我的许多亲人，都在田家沟的岁月里，在田家沟的雨水和阳光下，默默地活着，默默地老了，死了”，语中是说不尽的黯然与无穷尽的愁绪；她写《远父》，“父亲下葬，巨大的黑漆棺木缓缓地放到挖好的‘井’中……第一铲土盖上去，第二铲土盖上去，棺木看不见了，真正的天人永隔了！我父亲在里面啊！我突然大放悲声，恸哭不已”；这些文字褪去纷繁华丽，质朴自然。她始终以赤忱之心对待所有人、所有物，她笔下的人物和物才体现出生命的态度。生活就是人来人往，陌生人、亲友，相遇、别离，然后新行新远去，但求“知生之欣喜，得生

之乐趣”。

从代廷晴的文字里还可以见到她乐观豁达的人生观，有时候突然浮现的文字会让你微微点头，然后会心一笑，她以她独特的幽默将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有时她还会使用一些口头方言，这些使文章显得生动可爱而又亲切不已。

她的文字写进我的记忆深处，仿佛一个密友曾对你朝夕窥探，将那些泛黄褪色的古老往事都翻了出来。那些稀稀落落但明亮不已的月光，那些轰轰作响但盎然蓬勃的雷雨，那些快乐的、悲伤的、曾经略有忧愁的心事，在这些诗意的文字中是如此清亮温润，像是在晴朗的月夜里洒下一片寂寂生动的暗影。她天性亲近自然，“记得曾用葛藤编织成一个个大的网，把它挂在栋树上，然后钻进里面，晃悠悠，浑然欲睡，不知算不算‘筑巢而居’？又曾把木头架在两棵并排的树间做成梯子，一个人坐在上面，看着叶隙间碎碎的个人，小小的心里，有些莫名的得意，也有浅浅的渴望和孤单”（《被遗忘的植物们》）。无论任

在哪里，都想要有一个自己的院子，只有这样才能让精神也有了着落。在《如院》里她写到自己曾多次辗转居住地，每一次都想要拾掇出一个院子，但也总不能如愿，等到终于有了个宽大的阳台，忙不迭先把花们送去入住了，“在有月的阳台，清风徐来，倍觉清凉。我想把它命名为‘如院’罢。虽不是真正的院子，但可辟花弄草，可听风观月，还有好友来时，也算是如愿了”。这一刻我觉得她近在咫尺，心灵如此相通。

代廷晴以一双清明的眼睛观察生活、发现生活，望望炊烟、听听虫鸣鸟叫、品品生活三味。她说汪曾祺是爱写“小”的，其实她自己也爱写“小”，她用文字记录生活，记录在生命长河中坦然游走的小人物、小事件，她的文字干净、质朴、淡泊、真实动人，自然而然从笔下流淌出来，像是山间的汩汩清泉。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书卷气与烟火气的完美汇合，她是红尘俗世中人，时而活在红尘俗世之外，唯愿且陶陶、乐尽天真。

目光如炬 洞见一切

—— 卢惠龙《目送集》序

康后元

惠龙和我有半个世纪交往，从认识他那天起，就看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文章，他在工作之余先后出版了15部著作，令人敬佩。他说这本《目送集》是收官之作，但也不必。文人不写作还能干什么呢？他令我作序，我难以应承，并再三表明：20多年没动笔了，提起作文就心虚、害怕。但他坚持要我写，用犀利尖刻的语言，把我逼到墙角，我只能勉为其难，接受这件苦差事。

浏览了他的这本集子，好似窥视一座金矿，不但被它的金光诱惑，更被它的金光照亮。

他开篇点评大娄山的儿子罗强烈的《我们的高原》，罗文说“绝壁如宣言，却又无言地矗立，只有高原的优秀儿女才能领悟它的意义。”而卢文从罗的观察起笔，想象起点和艺术起点深入剖析了“对故乡与他乡、此岸与彼岸”的哲学美学思辨，赞扬这组散文纯正的文化和审美根基。点散气势如虹，又丝丝入扣，可称美文美评珠联璧合。

介绍周之江的《食遇》，他置于案头，称为“此乃用心、用功、精致、剔透、考究之作”他把书中叙述的贵阳百年底层的小吃称作“一幅幅人间烟火图，一卷卷浓烈的书卷气，篇篇贵阳浮世绘”“写实更写世，隐喻在纸背”，真是精准至极，令人叹服。

《贵州屯堡：明代的活化石》一文，他对屯堡文化的探索，精叙事，抽丝剥茧，深入探微，如数家珍。许多场景仿佛历历在目，许多历史物证，与人十分亲和，虽是文字叙述，却有形象化的效果。无独有偶！惠龙的公子卢勃，也有屯堡文化的专著，父子俩都热衷于此，真是不谋而合。

集子中《柔韧似水沈从文》《萧红那孩提的眼睛》《一个人的倒影》《赤子情怀》，都诠释了惠龙美文的精妙：“写人写心，入木三分”“耐人寻味，发人深省”。《谁见幽人独往来》《那晚风吹来清凉》《雪之舞》等都是优美篇章，读后都有感于心，难以忘怀。真是心到、情到、笔到，画龙点睛，警醒世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最后长文《贵州文学的个人叙述》。不管怎么说，惠龙是从个人角度，全面叙述和审视了贵州文学发展的脉络。这是惠龙对贵州文学史的个人独唱，并把乐谱都给大家分享。

集子中的其他篇什，同他已发表的美文一样，都是香芹、灵芝，让我们各自去欣赏和品评。

惠龙有此成就，是“行万里路，读十年书”，殚精竭虑，挑灯夜战，甘于寂寞，从爬格子到敲打键盘，叩问人生的千辛万苦，勾勒人生的千姿百态，一路磕磕走走。惠龙在《私人记忆》中自述：“青少年时代一是贫穷，二是饥饿。”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创作。他后来不但有了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还有一双如炬的目光，看一切事物有他的独特视角，既能宏观天宇，高瞻远瞩，又能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他这次把书名定为《目送集》，是想告别文学创作和往日作品，这能呢？他虽年过八旬，仍是鹤发童颜，目光如炬，洞见一切，正是晚年出成果的大好时机，所以我把序言标题定为“目光如炬，洞见一切”，与之对应，盼其新作频出！

姚辉抒情长诗《海龙囤》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舒畅）由孔子学堂书局出版的《海龙囤》新书近日上市。该书是姚辉花费长达两年多时间精心打磨的一部抒情长诗巨制。全诗5卷、40余个诗章、300多个诗节、2000余行。始建于1257年的土司城堡，坐落于黔北高原、遵义市西北30余公里龙岩山上。从选址初建到扩建到毁于兵燹，海龙囤在龙岩山的山峦之上耸立了700余年，历经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朝5代更迭，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迹，更是奇迹。

惠龙还有也许被人忽略的惊人的记忆力。往昔故友、陈年往事、生活细节、闲趣趣闻，调侃俗语他都记忆犹新，有的时间、地点、环境气氛、阴天晴朗都准确无误。文学需要天赋，超常记忆也是个重要方面。他惊人的记忆力使他积累了无数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细节。对人来说，细节决定命运，对文学来说，往往细节也决定成败。惠龙美文的一大特色就是无论写人写事都用大量真实的细节表现和诠释，有真实感，更有说服力。

惠龙的诸多作品中，有改革开放的重大题材，也有见微知著的“小题大做”，涉猎广泛，硕果累累。我没能读完他的全部。但令我痴情和见之就读的是近10年来发表的美文。尤其是他写的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的文字，我读后都倍感亲切并沉醉其中。我觉得他最有成就的也是这些美文，不但“立意高远，描写精当，文笔老到，炉火纯青”，并且日臻完美，登峰造极，赞誉他为美文家似不为过。

惠龙对文学创作执着追求。工作空隙笔耕不辍，一直在创作路上一路风光地走到了美文创作的高层境界。说者易，做者难，惠龙做到了，而像我这样的文友却半途而废，自觉汗颜。现在向他学习为时已晚，只能为他点赞。

惠龙嗜书如命，厚积薄发。他特别认真读书，不但读得精细，而且反复精研，体会深刻，真的读出了“黄金屋”和“颜如玉”。他是站在书上读，境界高，收获大。从读他的作品中，我可以想象出他当时读书写作的情景来：他静坐在书房里埋头读书，在字里行间，时而低头默想，时而深沉哲思，有长声叹息，也有拍案惊呼，情绪变化随所思所想起伏，喜怒哀乐乐于眉间。读得灵光闪现时，落笔一段精彩文字。一本或几本书读下来，他就写成一篇或几篇美文。在书房里，读书使他胸罗锦绣，与世事和个人经历结合，便美文迭出，一发而不可收。这本又一本著作问世，好评如潮。这是他的苦读，更是他的苦乐。是一种面壁的虔诚，是一种自得的享受，是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

惠龙真情做人，真情写作。许多文朋墨友都离不开他，一直同他保持紧密的联系，许多曾合作共事的老同志常邀他去谈心聊天，只因他本真无华，对人不虚与委蛇，只图自然，不图场面。翻开惠龙的著作，真情就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乡情，都是真切切切而不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使人读得让人自我反思，革新故我。

一个真字写出的万千故事，连接遥远的过去，展现美好的未来；一个情字令人忘我，动山川，撼五岳，令人久久难以平抑。有人说：人工智能终将战胜人类，代替一切。我不完全相信。惠龙的原创美文是人工智能代替不了的。惠龙与文学结缘一生，不会就此停笔。他虽想目送自己的创作远去，但会把如炬目光，又投向另一条新的创作路子，进入新的境界，继续深耕不辍，行稳致远。他会继续写下去，是他的忠实读者，也会继续读下去。姑妄言之，恕我饶舌。